



求助热线——  
讲述心灵困惑 聆听专家释疑

热线: 15169132840  
QQ: 874273209  
邮箱: diyaj3988@163.com



# 老伴患了阿尔茨海默症,我该把他送养老院吗

口述: 郭女士  
记录: 小雅

我64岁,老徐67岁,我俩是再婚夫妻,婚姻也有20年了。我前夫因肝癌去世,他的前妻因车祸不在了,他一个女儿,我一个儿子。我俩都遭遇过生活上的挫折,十分珍惜走到一起缘分,拧成一股绳把日子过得还不错,可老徐的病掀翻了家庭的平静。

老徐是四年前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徐最初是做事丢三落四:用了暖水瓶,瓶塞忘了盖;戴着老花镜,却急着在房间里找来找去;让他去买瓶蚝油,一转身他就得问我,“你刚才让我做什么?”这样的问话在短时间内能重复好多次。家人都单纯地以为人老了难免会忘事,直到有一天老徐走失了,我们才醒悟,他不是简单的丢三落四。

那天下午老徐出去遛弯,顺便去小区活动室看打牌。我准备好晚饭,孩子们都回家了,还不见老徐的身影。我给他打手机,始终没人接,我儿子赶紧跑到小区活动室,得到的消息是:老徐没来过。我慌神了,双手颤抖着给亲戚朋友挨个打电话,他们的回应同样也是“没见过老徐”。紧接着,家人报警,又打电台的直播热线,通过广播寻找。

第二天中午接到派出所电话,民警告诉我,在党家庄附近找到老徐,我家在五院这边住,当时已是深秋,不敢想象这一夜他是如何忍受饥饿和寒冷的。我赶往派出所,看见老徐神情呆呆且疲倦地坐在椅子上,我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他答非所问,“大毛在前面走,我得跟着它。”我再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后来我家以前养了六年的金毛,后来病死了。从那以后,我不敢离开老徐半步,他的衣兜里随时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家人详细的联系方式,就怕他再走丢了。

老徐的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现在连家人也不认识了,还爱“找事”。自从得了这病后,老徐时常流口水,他坚持说自己口腔有问题,要找医生输液。我反复解释,但没用,家里一来人,他就不停地说是坏人要害他,不给他看病。电水壶坏了,我扔掉,他非得说是保姆偷走了,后来发展到保姆去哪个家,他就紧跟着,我还不能阻止,否则就乱发脾气。我家的保姆顶多干一两个月就得换,谁愿意成天背个“小偷”的名声呢?

老徐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以前特别温和,结婚这么多年,从未对我动过粗,现在骂我算是轻的了。有天晚上都深夜12点多了,老徐还不睡觉,一会挪动一下桌子,一会又要闹腾着出门,说楼下有人在喊他。我害怕影响邻居,就生气地往卧室里推他,他倒好,冲着我的胸口给了一拳。我气得掉泪,他却跟个没事人似的。

如今,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我的身体也在走“下坡路”,我的腰不好,不能提重物,也不能长时间站立,单说老徐的大小便失禁,每天多次给他清洗内衣内裤对我来说就是繁重的一件事。孩子们忙,我不愿麻烦他们,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有了把老徐送到养老院的想法。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我的一些指责:半路夫妻就是靠不住,还有的说,老徐帮着儿子成家立业,现在老徐病了,你就想过河拆桥。唉,说什么都有的。

前几天,老徐女儿的舅舅来家,我在厨房听见女儿压着嗓音哭着对舅舅说,“阿姨也挺辛苦的,不过要是我妈在,肯定舍不得把我爸送到那种地方。”女儿后半句话,听得我心里冰凉,要是身体允许,就是累死也不愿让老徐离开我半步,再说,即使不送养老院,我终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或者先走一步,到那时,老徐又该怎么办?现实太难了,我实在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 养老,也需要转变理念

□丛 媛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心理咨询师)

郭女士今年64岁了,家里摊上了这样的事情,真的非常不幸,我能够理解她的无奈与无助。目前阿尔茨海默症是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也无痊愈的可能性,所以,家人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郭女士叙述的老徐的病情和症状来看,大概已经属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第二期。

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期的病程是2至10年,继续发展下去到达第三期,这一期的时间是8至12年,完全丧失自理能力,依赖于护理。大多数患者会在后期因为各种并发症而恶化,导致生命终结。当然究竟需要持续多少年,还要看护理和照顾的情况以及本人的身体状况。

我们很理解郭女士目前的感受,既希望能够给老伴很好的照顾,又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使她甚感为难。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进养老院是个很悲哀的选择,往往使人联想到子女不孝,家人抛弃。而在国外,绝大多数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都在医养一体的养老院里接受护理。这可能存在着观念上和 cultural 上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让郭女士在选择的时候就显得格格外艰难,再加上他们是再婚的夫妻,就更加会被他人尤其是孩子误解。郭女士最好的方法是将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共同讨论老伴的护理问题,因为老徐不仅仅是郭女士的丈夫,他也是孩子们的父亲,既然他尽到了对子女们抚养的责任,那孩子们也应该对父亲尽赡养的义务,不能把照顾父亲的责任搁在年迈的母亲一个人身上。老徐的女儿亦应如此,既然不同意把父亲送到养老院去,那么,就应当与母亲一起分担照顾父亲的责任。或者大家轮流照看父亲,或者大家出资请人来专门照顾父亲,再或者

是,郭女士和老伴一起住到养老院去,借助那里的医护人员一起照顾老徐,因为仅凭郭女士一个人肯定是顾不过来的。即便将老徐送去养老院,也是需要大家抽时间去养老院陪伴、探望老人,这样老人既得到了很好的护理,大家也都不至于太疲劳。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后期在卫生、饮食、大小便、起居等日常生活方面自理能力退化严重,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随手抓东西吃、不会穿衣、哭闹等,特别需要专人看护。专人看护和专业的护理可以做到让患者按时起床、睡觉、进餐,使之生活正常,保证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时间,因为对这种患者来说,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很重要。再到后期,中、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做事无意识,有时还会产生幻觉,发生自杀事件,也非常危险。

老徐的女儿心疼父亲,认为将父亲送进养老院,父亲就没人管了,就没好日子过了,这也是个很大的误解。我们国家像郭女士和老徐这一代人,大多只有一个孩子,他们都面临着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个老人的问题,进养老院养老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养老趋势。否则的话,请问老徐的女儿,您能抽出多少时间来照顾您的父亲呢?您不能说必须由郭女士在家照顾您的父亲是唯一的好的选择吧?当然,郭女士身体条件如果许可的话还好,可是她的身体看来也渐渐走下坡路了,万一两位老人都因此而倒下,您父亲的结果可能更不好。因此我建议大家还是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量一个护理方案,养老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转变理念。另外,邻里之间也要多理解,既然我们不能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也不要给人家增加心理压力了,谁能保证郭女士的问题不会发生在自己家里呢?

## 孩子为何总爱挑“毛病”

□张 冷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副教授、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

小徐和小王是同事,两人的儿子都上初一。周末,她们相约由小徐开车一起带着孩子去郊外看桃花。

初次见面,小徐的儿子航航送给小王的儿子兵兵一包小吃和几个蛋挞,说:“我妈今天早上刚做的蛋挞,可好吃了,你尝尝。”兵兵迟疑着接过来,皱着眉说:“我不吃别人家做的东西,怕拉肚子。”他又看了看小吃包上的日期,“还有十天就到保质期了,我可不敢吃!”尴尬中的小徐瞅了瞅正微笑着看着儿子的小王,只好自我解围道:“不吃就算了,没关系。”她拿回食物递给了航航。

旅行开始。兵兵一会儿嫌车里味道不好,一会儿埋怨妈妈给他穿的外套太厚,一会儿又说开这么慢啥时能到。小王则质疑小徐走的路线太绕,又说小徐家的车底盘不好,路稍有不平就颠得厉害……开着车的小徐,起初还乐呵呵地接个话,或解释几句,但很快她就选择以沉默应之。赏花时,为了让心情少受影响,她领着航航走在听不清小王母子语音的位置。中午在“农家乐”吃饭,他们各自点了想吃的菜。小徐要的蒸面条菜一端上来,兵兵就嚷道:“妈,你看,还有黄叶子呢!”小王边用筷子拨弄着指尖大小的一片半黄的菜叶,边说:“这种菜他们能弄干净吗?你就不该点。”等到她点的炸花椒芽端上来,她一吃,又开始嘟囔:“怎么花椒芽上还有刺儿啊?扎着人怎么办?真不像话!”

下午回家后,小徐觉着自己身心疲惫。她试探着问儿子:“今天玩得怎么样?”正在哼歌的航航说:“挺好的。老师布置的写春天的作文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十里桃花’。哈哈……”说完还摆了个很“夜华”的造型。儿子的游兴没有受到外界影响,小徐很是欣慰。

爱挑毛病,在一定范围内是做事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表现。但若不分事由、场合,为一己私愿而习惯于挑别人的毛病,恐怕就难以让人理解了。从心理学角度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好嫉妒的人、内心自卑却又虚荣心强的人更容易挑别人的毛病,也更容易焦虑。家庭的和睦、事业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包容、理解和支持。“我”字当头,总习惯挑别人毛病的人,释放于周围的常常是负能量,没有人喜欢和这样的人交往。久而久之,其人际关系势必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个人发展。

在家庭教育中,要想不让孩子成为一个爱挑别人毛病的人,家长就应率先示范。不难看出,兵兵的不善解人意、抱怨、挑剔很像他的妈妈,正是小王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才养成了兵兵以自我为中心、爱挑别人毛病的习惯。

小徐说其实那片半黄的菜叶不算什么,不想吃把它择去就是了;早春花椒芽上的刺儿并不硬,不会扎伤人,不必大惊小怪。再说去“农家乐”吃饭享受的就是原生态的淳朴、自然,不能拿它和星级酒店讲究相比。小徐还说儿子的阳光心态得益于她和爱人的培养。从航航懂事起,他们就引导孩子积极、乐观、和善地待人待事。就算工作、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可心的人,他们也尽量不当着孩子的面抱怨、指责、焦躁不休。